

#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结构简论

孙 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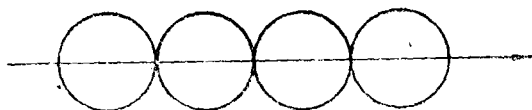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其中长篇小说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宋代出现的长篇“说话”，它是我国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元明之际诞生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最早的长篇小说。明代中叶以后，又相继产生了《西游记》和《金瓶梅》两部巨制。上述我国旧说部所称“四大奇书”的问世，标示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之后，从清初到清代中叶，又先后出现了以《儒林外史》、《歧路灯》和《红楼梦》为代表的优秀作品，迎来了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其中特别是《红楼梦》的问世，把我国古典小说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代表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再往后，那就是以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为代表的晚清小说，可以称为是我国长篇古典小说（虽然其问世时间严格来讲已是属于近代，但其形式仍完全是古代章回体）的第三个黄金时期，只是它相对以前两个时期而言，其成就已等而次之，不免给人以强弩之末的感觉。

我国古代长篇小说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仅就艺术方面而言，从人物典型塑造到生活场景描写，从故事情节结构到文学语言创造，包括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的探求，都无不取得了高度的成就，并以各自迥异的鲜明特色，显示了我国古代小说艺术争奇斗艳的繁荣局面。其中仅结构形式的多样丰富和完善成熟，在世界小说之林也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就此对我国古代几部著名的长篇小说作一粗浅的探索。

## 一

如同一切艺术创作都不具备了丰富多样性一样，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在结构形式上也呈现了纷繁复杂的情形。举其要者，大致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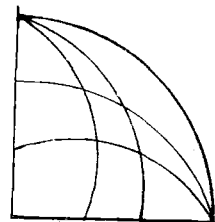
《水浒传》：主要是单线发展，每组情节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又是一环扣一环，互相贯连。这种结构形式可以称作珠串式线形结构，就象算盘上的珠子，有一根木条把它们串连在一起。画成简单的图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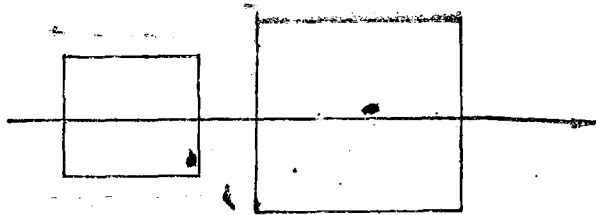
这种结构形式明显是继承了长篇“说话”的表现手法，即必须把一些主要人物和事件相对集中起来加以叙述，以满足听众每天听一段书的要求。同时，这也是和《水浒传》先有一些独立的短篇，然后再逐步丰富扩展、连缀许多短篇而成为一个长篇的独特成书过程分不开的。如果我们把《水浒传》分解一下，完全可以分出诸如“林冲传”、“鲁智深传”、“武松传”、“李逵传”、“宋江传”、“三阮传”等许多独立精彩的片断，所谓武×回、宋×回是也。但作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水浒传》，又确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每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英雄传记都是由一根主线贯串在一起，这根主线就是起义事业由个人的各自斗争而到逐步联合，再到大聚义形成起义的高潮，而后走上招安投降的失败道路。如果没有这根主线贯串，那么各个英雄传记便如同散落的珠子；有了这根主线，小说的结构才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有机整体。这种在“说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和其独特的成书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珠串式线形结构形式，便成为以后我国古典小说最常见的结构形式之一。

《三国演义》作为我国最早诞生的长篇小说之一，它虽然也是承宋元“说话”而来（在宋代就有专门的说三分故事），但由于其所表现的内容的需要，在结构上则采取了与《水浒传》完全不同的形式。它不是采用单线发展的线形结构形式，而是采用了多头绪、多层次的网状结构形式。整部小说时间漫长，人物众多，事件复杂，头绪纷繁，但它却巧妙地以蜀汉为中心，以曹魏和孙吴为一个扇形体的另两端，纵横交错、井然有序地展开了三国之间的矛盾斗争。全书结构就如同一张蛛网，前后贯串，左右勾联，曲折变化，经纬分明，堪称是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但是，《三国演义》的结构网不是全圆形的，而只是网结一面，呈现了扇形形式。就是说，《三国演义》所展示的仅仅是三国政权之间的军事和外交斗争这一个侧面，它并没有也不想从更广阔的范围内去再现那个时代的经济、思想、道德、宗教、家庭、风俗、人情等各个方面，因而它的结构只能说是一种扇形网状形式。用图式来表示见右：

其中，刘蜀政权为圆心，曹魏政权和孙吴政权分别为扇形的两端，刘曹之间、刘孙之间、孙曹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构成了一条条经线和纬线。很显然，《三国演义》的这种结构形式和《水浒传》是迥然相异的：一是多头绪的网状结构形式，一是单线发展的线形结构形式。我国最早问世的两部长篇小说的这两种结构形式，对以后的长篇小说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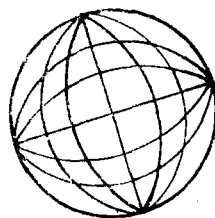
明代中叶出现的《西游记》，其结构形式便是直承了《水浒传》而来。《西游记》和《水浒传》一样，也是采用单线发展的线形结构形式，每个故事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又有一根贯串线把它们贯串在一起。但大同之中又有着小异：《水浒传》的人物也是相对独立的，主要是依靠了起义事业的发展和失败这条主线来贯串的；而《西游记》则是以人物为中心依次展开情节，孙悟空这个形象贯串了整部小说的始终，就是说，两部小说的贯串线不同，这是一。其次，《水浒传》纯粹是由一个个英雄的传记连缀而成，而《西游记》总的格局则是由“闹天宫”和“西天取经”两大部分构成，这两部分之间甚至连思想倾向也不尽一致（它们只是统一在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之下）。因此，《西游记》的结构形成可以说是一种“串”字形结构，画成图式如下：



其中，构成“串”字的两个“口”分别代表了两组不同的故事群，而贯穿线则是主要的小说人物。后来在《西游记》影响下诞生的其它一些神魔小说，如《封神演义》和《三宝太监西洋记》，在结构上也明显地采用了这种形式（它们也大都由两组或三组故事群组成）。当然，这是就《西游记》总的格局而言，其中两大部分里面，又各自包含了许多相对独立的小故事，特别是取经途中的所谓九九八十一难，就包含了四十一个小故事，因而在两部分里面，实际上也是一种珠串式结构形式。总之，从大的方面讲，《西游记》和《水浒传》相仿佛，都是属于单线发展的线形结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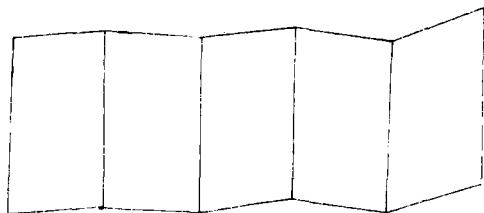
明代中叶以后出现的《金瓶梅》则是继承了《三国演义》的网状结构形式，并在前者的基础上更臻完美。《金瓶梅》巧妙地以一个社会的细胞——家庭为圆心，通过这个家庭的兴衰际遇和内外关系的描写，对十六世纪的我国社会生活作了生动而逼真的描绘，塑造了那个时代和社会活跃着的形形色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金瓶梅》的网状结构并不象《三国演义》那样只是网结一面，即仅仅只是反映社会的某一个方面，而是在它们的基础上采取了全方位的结网方式，把它所反映的生活面扩展到了当时的整个社会。因而这是一张完整的蛛网，可以把它叫做圆形网状结构。画成图形见右：

这里，圆心是一个社会的细胞——家庭；其中西门庆一家的兴衰构成了纵的主轴，这个家庭与社会的上下联系构成了一条条经线；而西门庆和金（潘金莲）、瓶（李瓶儿）、梅（春梅）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则好比横的轴线，其他人物的命运便构成了一条条纬线；经纬线相互交织，便形成了一种圆形网状的结网形式。这种结构形式的出现，标志了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发展到了高度成熟的阶段。



正是在《金瓶梅》所创造的结构形式的基础之上，清初至清中叶出现了一批以描写一个家庭为中心，并通过它广阔地展现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长篇小说。《歧路灯》和《红楼梦》便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歧路灯》虽然其主旨立意和《金瓶梅》截然不同，并且不时把后者作为它抨击的对象，但它在结构上也是采用的圆形网状形式，即以一个家庭为圆心，通过它来反映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其中特别是《红楼梦》，其作为圆心的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远比《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一家和《歧路灯》里的谭绍闻一家有着更深刻的典型性；也就是说，贾府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细胞，它要比西门庆家和谭绍闻家更集中了我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本质和特点。同时，围绕着家庭而展开的社会生活画面即所谓圆周，也远比《金瓶梅》和《歧路灯》更气魄宏大，包罗无余，大到几乎触及了封建社会的一切重要方面。一句话，无论是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红楼梦》都要无比优越地高出《金瓶梅》和《歧路灯》。因此，从结构形式来讲，尽管《红楼梦》和《金瓶梅》、《歧路灯》一样，也是圆形网状的结网形式，但它的圆要大得多，网也要密得多，其规模格局是后者难以望其项背的。

在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结构形式中另外独树一帜的是《儒林外史》。这部小说没有贯串全书的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如同鲁迅先生所指出的：“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sup>①</sup> 这种结构过去一般认为“是受到了《水浒传》等书的影响”<sup>②</sup>，其实未必。仔细比较一下便不难清楚：《水浒传》虽然一些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有着相对的独立性，但它们毕竟是被一条贯串全书的情节主线（起义队伍的发展壮大和最终失败）串在一起，因此基本上是属于线形结构；而《儒林外史》则不然，它没有这样的情节或人物贯串线，而是把众多的人物和故事容纳在一个总的框子里面（这个总的框子就是儒林中的形形色色），因此它更多地是受了框形结构的影响。只是相比那些只能称为短篇小说集的框形结构的小说来说（例如国外的《十日谈》和清初的《豆棚闲话》），它在接口处又勉强粘连在一起，因而它终究是长篇。过去，人们习惯于把《儒林外史》的结构形式喻作“珠链”或连环套式，其实这并不完全确切。因为所谓“珠链”云云，它毕竟有一根线穿起来；而即便是连环套式，其情节也总是呈现了向前发展的趋势。《儒林外史》却不仅没有贯串线，甚至也无所谓情节发展，它只是表现同一主题的不同画面的叠现。鲁迅先生曾给它的结构形式起了一个很好的名称，云是“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sup>③</sup>。因此不妨就叫作框形帖子式结构，画成图式如下：



上述所谓帖子式结构，可开可合。如果把它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叠合的小方框；若把它拉开来，就成为许多粘连在一起的小方框；它的基本形状是框形而不是线形的。但是比之一般把许多故事平行容纳在一个框子里面的结构形式，它又大大地发展了。我国晚清几部著名的谴责小说，多数在结构上便采用了这种联缀多数短篇而成长篇的方式，虽然彼此的组织方法不尽相同。其中特别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其记事也是“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sup>④</sup>

## 二

以上就我国几部著名的长篇古典小说的结构形式作了粗略的分析，归结起来，这众多的形式大致可归为三大类：一是属线形结构（包括《水浒传》的珠串式结构和《西游记》的“串”字形结构），一是属网状结构（包括《三国演义》的扇形网状结构和《金瓶梅》、《红楼梦》的圆形网状结构），一是属框形结构（如《儒林外史》的帖子式结构）。下面，我们不妨对这些不同的结构形式的高下得失作一简单的比较说明。

一般来说，形式总是由内容决定的。作家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内容，他就必然要考虑选

①③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② 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择一个最适合于表现这一内容的形式，结构问题也不例外。《水浒传》的珠串式结构，就是由小说描写不同英雄被逼上梁山不同生活道路的内容所决定的；《三国演义》的扇形网状结构，则是为小说要通过以蜀汉为中心的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外交军事斗争来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这一特定的内容所决定的；同样，《红楼梦》的圆形网状结构，也是和小说作者希望通过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来再现和复制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创作意图分不开的。因此，应该说各种结构形式都有其存在的必然，同时也确实起到了较好地表现其各自内容的作用。

至于这些结构本身，可以说各有利弊。一般来说，象《水浒传》和《西游记》这样单线发展的线形结构，头绪比较简单明了，线索较为清晰分明，故事与故事之间既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又是一环紧扣着一环，曲折变化，引人入胜，首尾贯连，故事完整，比较符合我国一般群众的欣赏习惯。把这类作品改编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相对也比较容易些，因为截取其中任何一段都可以自成一个格局。

象《儒林外史》这样的帖子式结构，较之上述珠串式结构在某些方面有着更大的优点，例如每个故事也是自成格局，而且有着自己更大的独立性，运用起来可以更加挥洒自如，完全不受贯串线的牵制，而只须置于同一主题的支配之下。它适合于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而一时无暇全面构思的小说连载形式。但由于这种结构形式没有一个贯串全书的中心事件和中心人物，由于各个故事的独立性过于强烈，因而终不免有结构松散之嫌。

在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中，最见作者经运匠心的结构形式是网状结构，它适合于表现那些头绪纷繁、事件错杂的内容。其中，扇形网状结构侧重反映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而圆形网状结构则可以再现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后者是那种我们称之为“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巨著的最理想的结构形式。只是这一结构形式也最难驾驭，因为它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这种圆形网状结构中，最重要的是要善于选择好圆心。我国古代小说家通常爱选择一个家庭作为圆心，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家庭自产生以来，便是社会一个最基本的细胞，透过这个细胞正可以窥见社会的全部。《红楼梦》、《金瓶梅》和《歧路灯》这些小说所取得的成功，便具体显示了这一结构形式的巨大表现力。当然，除去家庭之外也还可以有别的圆心，例如一个工厂、一座村庄、一条街巷乃至一所房子，都可以成为沟通整个社会生活的枢纽之一。问题是：无论是家庭还是别的什么，它必须十分典型。只有十分典型。它才能容纳下足够大的社会历史内涵；典型性越强，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才越是深广。

选择好作为圆心的社会细胞之后，编织好纵横轴线和经纬网络是这类结构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否则，便难以达到把全部社会生活熔铸进自己作品的目的。这里，关键是要既错杂又分明。没有错杂，就不成其为网状，就不可能表现复杂的人物和事件；但错杂而不分明，则又会给人以杂乱无章的感觉，不可能有条不紊地表达出所要表达的全部内容。其中，纵横两根轴线是整个圆体的支架，它直接关系到作品容量的大小深浅。这里我们不妨以《红楼梦》为例：它以贾府这样一个具有深刻典型性的封建家族为圆心；纵的方面，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的兴衰历史是根轴线，而这个家族与社会的上下左右联系（上至封建最高统治者，下至州县等各级官吏乃至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则形成了一条条众多的经线；横的方面，宝黛的爱情悲剧是根轴线，而金陵十二钗及其他各色女子的爱情婚姻悲剧和命运悲剧则构成了一条条纬线。纵横交错，便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红楼梦》的结构形式。而由这些纵横交错的轴线和经纬线所支撑起的圆面，则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历史风貌。过去，红学研究中曾长期为小说的情节主线而争论不休，或说为宝黛爱情悲剧，或云为封建家族衰亡史，两说各执一

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其实这是没有完全弄清《红楼梦》的结构形式而把它也错看作《水浒传》那样的线形结构了。明白了《红楼梦》的上述结构形式，也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因为一个是纵的主线，一个是横的主线，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各人看问题的立场角度不同。

从美学角度看，上述三种结构形式无疑要数圆形网状结构最臻于完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派认为：“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sup>①</sup>圆无论大小，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它无始无终，无穷无极代表了无限大。我国古代的八卦图就是一个圆形。圆形的环在我国古代也常取其“始终不绝”之意。确实，无论是与线形结构还是框形结构相比，圆形网状结构都显示了更多的优点。它不仅接触面广，广到所谓无所不包，始终不绝；而且整个构造大开大阖，圆如转环，天衣无缝，浑然一体，无一丝穿凿衔接的痕迹；加之它所具有的错综性（各条经纬线相互交错），自然使它成为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结构中最臻于完美的一种形式。特别是对于那些试图再现和复制整整一个时代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来说，它无疑是一种最理想的结构形式。

值得我们自豪的是，还早在十四世纪末，我国长篇小说从一问世，就具备了比较成熟的结构形式，特别是象《三国演义》这样的网状结构形式（尽管它还只是扇形的）。到了十六世纪末和十八世纪中叶，又先后出现了《金瓶梅》、《歧路灯》和《红楼梦》这样的更臻完美的圆形网状结构形式。而在这期间诞生的一些西方小说，其结构都还无法与之并肩。例如诞生于十四世纪中叶的卜伽丘的名著《十日谈》，在结构上是采用的框形结构，它也是“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拿它与错综复杂的网状结构相比，总不免有些逊色。在十六世纪中叶诞生的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巨人传》，还谈不上有什么严密的结构，只是凭着三个巨人的游历冒险把故事无限地延长下去。而诞生于十七世纪初的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可它的结构也是线形的。以后，在整个十八世纪，欧洲产生的一些著名小说，如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也是线形结构；狄德罗的书信、对话体小说，结构更是不紧凑到了使读者难以抓住故事线索的程度。西方真正称得上圆形网状结构的长篇小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个代表，但那是用九十六种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才构成的，其中每一种长篇小说单独出来，其结构形式则难与《红楼梦》比拟，更何况他的小说要到十九世纪中叶才问世。列·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和《战争与和平》，也堪称是圆形网状结构的典范，可它们的问世更要迟至十九世纪后期，这时相距《金瓶梅》和《红楼梦》已有一到三个世纪！因此，即便把我国古代长篇小说放在世界文学之林来考察，它们结构之严谨、宏伟和复杂，也均可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我们无须在这方面自惭形秽，更不应该搞民族虚无主义。我们要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更适合表现现代内容的更新更美的结构形式。

<sup>①</sup> 转引自《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